

鳴原堂論文

冊全

鳴原堂論文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曾文正
全集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鳴原堂論文序

綰地二千里官爲尙書侍郎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號跨州連郡多者百餘城少或五六十縣監司郡守牧令丞倅雜職數百人武弁自提鎮以下承命唯謹賦稅刑獄軍謀河工鹽漕黜陟諸大政待之而決又有賓從往來屬僚請謁雞鳴盥沐整衣肅客闌人持手版第其先後魚貫雁行以進更十餘番猶未畢則辭以他日他日復如此退則吏抱文書右手及額左手下至腹且行且捧槃姍而入分公私新舊錯陳於几案之閒其緊要者官乃審視而詳裁之例行者略一瞥省署行而已故今之督撫大吏凡夫敷陳入告之詞多倚辦於幕友其不能親自吮毫搆思者勢也然而充斯選者率用刑名家言規規焉循例案避處分以文無害爲事卽有勤求民隱發憤爲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輒格於部議而不能施行蓋奏疏之難於美善兼盡也如此我伯兄太傅文正公當

顯皇初政以議大禮諫

聖德諸疏忠讜聞天下及執兵符開幕府於東南東南之碩儒名彥博辯洽聞之士皆禮羅而珍儲之其達者游膺將相勳伐爛然次亦以文學稱著於時夫以宏通淹雅之才論時政之得失料軍情之勝負出之以沈思眇慮申之以修飾潤色固無患其言之不工意之不諧也然公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點句竄十不存一豈與夫冥搜幽抉顛顛專精之士較勝負於文字哉蓋才者天所賦也識者練而精者也人之聰明材力不甚相遠天下事變之來往往出於智慧思慮之所不及惟歷事久者能守義理之常以待時勢之變故公之奏疏不爲大喜過美之詞亦不爲憂忪無聊之語其論賊勢興衰中外大局一切將然未然之事若燭照龜卜不失毫髮而謙謙沖挹若不敢決其必然而其後卒無不然豈非識之加人一等哉國荃少侍公京邸從而問學壯歲展轉兵閒隨公馳逐江西江南諸行省賴

聖天子威德大功告成兄弟荷蒙殊寵惴惴焉懼以不才致罪戾乞身歸里公慮其昧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命之曰鳴原堂論文國荃受而讀之蓋人臣立言之體與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備於此今歲王君鼎丞來湘編公遺書因出此篇屬其校讎付梓國荃行老矣自慚荒謫無補於時追念往時與公從事於驚濤駭浪之中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爭尺寸之士曾不計後此尙有安閑之一日今海內乂安公以考終國荃亦得養痾林下優游暇豫與二三故舊聯樽酒文字之歡蓋非始念所及此後之讀公書者知其人論其世其必低徊往復而歎公之文章德業與身世遭逢爲均不可及云同治十二年九月湘鄉曾國荃敘

平陽縣大內古蹟只後裔家私重飾品無異人等才德用更

鳴原堂論文序目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沅浦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浦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誠。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曾國藩記。

卷上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誼陳政事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論起昌陵疏

論甘延壽疏

谷永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鳴原堂論文

序目

一 中華書局聚

劉安諫伐閩越書

賈捐之罷珠崖對

諸葛亮出師表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卷下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皇帝書

朱熹戊申封事

王守仁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方苞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鳴原堂論文序目

鳴原堂論文卷上

湘鄉曾國荃審訂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漢書云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是分爲三事也姚選古文辭類纂題云戒妃匹勸經學疏則漏末一事矣茲題從漢書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以上總起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

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以上戒

妃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善義。

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爲有本矣○此等奏議固非後世所能幾及然須觀其陳義之高遠著語之不苟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詞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後文可流

涕者實僅一條可爲長太息者實僅五條各缺一條殊不可解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

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衡決猶橫決也

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爲去聲

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後廟號應稱太宗足見當時風俗近古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以上夫樹國總序

固必相疑之勢。

樹猶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宗室多國。勢必相疑。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今吳又見告矣。

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興居。皆謀反也。

天子春秋鼎盛。行

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

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漢之諸侯。

王各有太傅。有相。是天子所置者。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

邪。

淮南謂上文親弟謀爲東帝也。濟北謂上文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也。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

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肖蚤爲已

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

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以上言數年之後。諸侯王必爲

變宜早

爲之所。假設陛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

亡恙

此六七人皆高祖之臣封王而叛者

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

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勢以

豫席之也

仄室之勢猶曰寸土半階之勢席猶曰憑藉也

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廕廕與僅同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

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以上言高帝時尚不

能禁諸侯王之不反

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

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

此六七人皆高祖之子弟封王而叛者

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

慮音閏猶曰大抵也

擅爵人赦死罪甚

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肖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

古人稱父子兄弟曰親戚

天下園視

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言淮南王爲親弟濟北王爲親

兄子尚不可用芒刃況今同姓諸王勢尤不可用芒刃矣○以上言反迹已露則難制之宜及早施以斤斧

臣竊迹前事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

在讀如纔也功少而最

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使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樊鄴

人皆姓周勃封絳侯絳乃其封地之名耳而史漢中多稱樊鄴絳灌想當時通稱如此如今日稱塔羅楊彭耳據數十城而

灌三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封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而後君之

空而置之謂存其國土暫不封人待其子孫生後乃封之諸侯之地其

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之

諸侯之地前頗有削而入漢者